



莊子集註

九

仁
1.602
9

屬附學大田稻早	
館書圖	
寄第一	
經書	
第 316 號	
第 9 卷	
出帶許不外館書此	



仁 183
1602
9

外物
寓言
讓王
盜跖

莊子南華真經卷九

日本 東都 巖井文 集註

上毛 內田大

田中 木村一親 同

美濃部 春傳

大垣 淺羽忠順

明石 百江雅道 校

東都 小野恭

雜篇



外物 此篇論外物不可必故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

紂亡龍逢比干箕子忠而所害惡來桀紂人主莫不

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蓂弘死

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陸曰蓂弘周靈王時

死蜀人哀之藏其血于地三年而化為碧玉又轉以親言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

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陸曰孝己殷高宗

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

大絃絃通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陸曰不知道者則不耐世

無所逃陸曰不知道者則不耐世心若懸於天地之

間謂其不安慰愍沈屯慰通鬱於勿反林曰鬱利害相

摩生火甚多謂愈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月喻性

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此段論外物莊周家貧

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

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

大絃絃通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陸曰不知道者則不耐世

無所逃陸曰不知道者則不耐世心若懸於天地之

間謂其不安慰愍沈屯慰通鬱於勿反林曰鬱利害相

摩生火甚多謂愈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月喻性

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此段論外物莊周家貧

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

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

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物字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林曰猶君言水官

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

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

吾失我常與陸曰指水而言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

活耳君乃言此會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言已為枯

魚也呂曰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活身而不務有餘也此段論養生之適于分是反于眾人焚和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巨緇大綸犗音界牛之健

者亦曰健牛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

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鎔同陷騖揚而奮

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林曰憚赫

驚恐也任公子得若魚至大魚無知其名者故曰若魚離而腊之離猶

析腊之言夕也自制河以東制或作瀾與浙通蒼梧已北

莫不厭若魚者以下論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

相告也輕通屏小弱也言聞此事始驚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

鮒其於得大魚難矣累綸也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

大達亦遠矣總論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

經於世亦遠矣言不可與治世也此段論大夫之行蓋雖外物不可必可伸則伸

如此段是也，可屈反上二段。儒以詩禮發冢，此譏當時大貪之盜，故曰發冢。

大儒臚傳曰：林曰：自上下語，下曰：東方作矣。而人皆

作事之何若？謂欲發冢。小儒曰：未解裾襦，口中

有珠，謂欲發冢。類：襦，親肌衣，珠，含玉也。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

於陵陂，生不布施，何含珠為？以上詩。言人死陵陂上生麥而已，何可以生時不

施之玉，含死人之口乎？以下事。接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

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接猶擗，顛音誨，頰下也。控猶引，此段論後世貪欲之儒。

承大小儒。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

修上而趨下，趨，通促，言其形上長而下短。末僂而後耳，末，蓋謂背視

若營四海，所謂蒿目患天下之患也。不知其誰氏之子，呂曰：世

子者，泥迹而不得其心，故莊子有此論也。自老萊

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

容知，謂私知與矜色。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覺然改容

而問曰：業可得進乎？問所業可進否。老萊子曰：夫不忍一

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言不忍一世之患而驚然慮救萬世之民，是私知不

及之事，即上云抑固窶邪，亡其畧弗及邪，言患世

邪將無其計，實理。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惠人以歡私

畧而不及邪，其德故極。中民之行進焉耳，言非君子之行，相引以名利，相

結以隱野鄙之事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

所譽言無非也反及理無非傷也動私無非邪也及上聖人

躊躇言無私也以興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載事行也

終矜爾此段論備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

曰林曰曲側予自宰路之淵宰路淵名予為清江神使河

伯之所漁者余且名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

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

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

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

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刳龜七

十二鑽而無遺筴以上事云林曰用之而占七十二次也以下斷

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

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

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

不畏網無而畏鷄鵩有去小知私而大知明自去

善私而自善矣自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石通與

能言者處也此段論常數不可以知免亦外物之

子承知因神所不及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

乃爾承知因神所不及

莊子集註

卷九

五

駢字類編

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

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厠，通測，墊，猶下。

言測足所踏地而墊下其儉，使至黃泉也。謂至危。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

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此段論無用而為用。莊子曰：人有

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言能遊者雖欲

不遊不可得，不夫流通之志，決絕之行。林曰：流通，逐物而忘

返也。決絕，與世判然自異也。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言非至知厚德

也。設言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

易世而無以相賤。言一時相費賤耳。故曰：至人不留行焉。

言無流遁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凡學者且

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林曰：稀，韋氏，三皇五帝之先也。夫孰能

不波？奇字，波，流字。從者無不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乖，順人

而不失己。彼教不學，今言因彼而教，非今所謂學也。承意不彼，言

彼意而為，故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顛，顛，音

香，臭也。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

壅則哽，哽，猶塞。哽而不止則跖，跖，女，展反，蓋跖則衆

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息，猶生。其不殷，非天之罪，殷，

中也。言其不殷而害生者皆非天自取也。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穿，猶通，降，猶降。

殺之降人則顧塞其實私胞有重閨心有天游謂滅

謂滅膜也閨說文云高門管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謂婦

二句皆謂小中有大相心無天游則六鑿相攘六鑿蓋謂耳目鼻口兩

又管外物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唯宜目耳故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言德以好名過溢謀稽乎諛結

謙通弦言謀出知出乎爭柴生乎守言柴塞生官

于弦急之時也事果乎衆宜言因衆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鐸於

一句自然是乎始修銚鐸音挑草木之到植者過半到通

雖削尚而不知其然自靜然可以補病皆賊可以

生也

休老滅同滅皆滅寧安可以止遽急雖然若是勞

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佚同聖人

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以下層下賢人所以賊

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

過而問焉賊同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

焉承數等入證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演音踐其

黨人毀而死者半徒追迹之愚也堯與許由天下

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

於窾水跋同蹲謂隱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

居窾水名

以道遂未也

踣河、路同，什音赴，證 筮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筮，

疏曰：筮者，魚筍也，以竹為之。 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疏曰：蹄者，兔置也，以係兔脚，故曰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忘言人，即至人逸者，此段論至人心有天遊。

寓言 此篇論寓言，重言，卮言，而卮言為網領，即三十三篇立言之由也。

寓言十九，寓猶寄，寓言，下云：藉外論，謂十中居九。 重言十七，重，古人之言，人所重者，下云：所以已言是也，十七，亦謂十中居七。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卮，飲酒器也，可受四升，林曰：人皆可飲，飲之而有味，故曰卮言。呂曰：寓與不寓，重與不重，皆卮言也。

寓言十九，藉外論之，假他事而謂之也。 親父不為其子

也，言雖有異，同皆非己罪，人之罪也。 與己同則應，彼應己也。 不與己同

則反，彼不應己也。 同於己為是之，異於己為非之，以上詳寓言，是，非固不

關。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言古人之所已言。 是為耆艾，周禮曰：耆，釋名，六十曰耆，未詳孰是，五，非耆者，十曰艾，言古老之言，故重曰重言。

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言言無倫理。 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徒老人而無

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唯陳人，而非可重者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出言無窮，因以曼行，所以

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不言似齊，通理。

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不言似齊，通理。

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不言似齊，通理。

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不言似齊，通理。

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不言似齊，通理。

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不言似齊，通理。

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不言似齊，通理。

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不言似齊，通理。

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不言似齊，通理。

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不言似齊，通理。

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不言似齊，通理。

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不言似齊，通理。

然不言之齊與言者同非實齊也。故曰無言。如證結。眼。至人言而無言也。言無言終。

身言未嘗言。言而無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言而自然之理。

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

而不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惡

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

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厄言日出和

以天倪孰得其久。謂厄言之出因物皆種也。萬物皆種也。

類以不同形相禪。變化漸始卒若環。莫得其

倫是謂天均。即大天均者天倪也。此段論寓言重

結即所以厄言以上語厄言

承上厄言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孔子五十

然則當曰五十化而莊子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

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言六十後亦

子曰孔子勤志服知。服猶行言勤志于學行知于

莊子曰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言孔子大聖

服知等事而其他未嘗言有迹之言也。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

復靈道以生。生為鳴而當律中言而當法。方即厄言

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以

孔子使以下論人乃以心服。言孔子自言服人而不敢謹

之言。只而能服人心也。

何其有命也

言無命亦未可知也

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

鬼邪

言有鬼未可知也

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言無

鬼亦未可知也此段及上段衆罔兩問於景曰

罔兩

木石之怪景通影

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

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

曰搜搜也

搜通叟呂曰叟老人之稱罔兩與影如叟之與叟也

奚稍問也

自然耳非可問者

予有影而不知其所以予蝸甲也蛇蛻

也似之而非也

蝸甲蛇蛻尚有形故亦不与影類也

火與日吾屯也

屯猶聚言火與日影之所有也

陰與夜吾代也

代謂不在言陰與夜影之所無也

彼吾所以有待邪

言待形故無特操也

而況乎以有待者

乎言他以有待者亦當如是也

彼

形來則我與之來彼往則我

與之往彼強陽則我與之強陽

即無特操也強陽者又

何以有問乎

此段以影喻道亦喻危言之無迹

陽子居南之沛老

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

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

老子歎陽子之強陽

也其名不

陽子居不答至舍

老子進盥漱巾櫛脫

屨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

不聞是以不敢今聞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

盱盱而誰與居

睢黃據仰目望也盱音吁張目望也皆強陽之狀

大白若

辱盛德若不足

不強陽也

陽子居蹇然變容

去其強陽曰敬

聞命矣其往也

證

舍者迎將

將猶送

其家公執席妻執

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

煬者炊飯者以土皆恐其強陽而然也故外服

而內

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親其不強陽也則內服而外似不敬

此段論陽子居去強陽氣蓋人皆去強陽氣而後可厄言故以此結一篇

讓王

此篇論窮通皆可樂陸曰蕪長公以為讓王以下數篇非莊子所作

以下四節大氏同意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

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

憂之病

陸曰謂心有隱疾

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

以下論

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唯無以天

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

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

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

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余立於

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

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

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用力貌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葆，通抱。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攜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以上四節，許由等五子，皆雖貧賤不以利累形者。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

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地害所養人。因杖策而去之。策，同。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承上。沈。論。服目。能尊生者雖貴，富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又引養生者。越人三世弑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爾雅曰：南戴日為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

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上云若王子

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

君也。夫王王子搜二節皆雖貴富承不傷生韓魏相與爭侵

地。子華子見昭僖侯。韓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

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銘誓約之銘也書之言曰。左手

攬之。則右手廢。攬猶取廢謂斷右手攬之。則左手廢。然而

攬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攬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

攬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

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

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

言固愁傷以憂戚故不僖侯曰恐脫善哉教寡人

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此段論身承輕重魚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

焉。召之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林曰苴布也而自飯

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

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

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

復來求之。則不得已。移家以下論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

也。即知輕，證重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

其土，豈以治天下。豈，查，洋也。糞，又糞。由是觀之，帝王之

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反上今世俗之

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側入凡聖人之動

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譬今且有人於此，

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

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結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

哉？此段論重生，承上重字。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

於鄭子陽者。鄭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

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

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

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

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

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眼。目。以人之言而遺

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所謂有無，望之

也。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列

子。論雖窮不監者。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

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

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林曰三公

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三旌矣陸曰諸侯之三卿也或曰三旌即三珪也諸侯之三卿皆執珪者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此段論不妄原憲居魯瑤堵之室方丈曰堵茨以生草茨以草蓋屋也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林曰舊衣而塞其牖抵風雨也上漏下溼匡坐而弦弦通絃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華通鞞以鞞木之皮為冠也履

不著跟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曰：繼履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希，通睚，欲望也。學以為人，不修也。教以為己，不能也。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此段論貧而能會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古學者活反，腫，噲，剥，錯也。胼，胝，皮厚也。三日不舉火，十年不制衣，正冠而纓絕，纓，腐也。捉衿而肘見，袖破也。納履而踵決，曳緼而歌商頌，林曰：曳，緼，扶也。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

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此段論貧而樂道者。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厚曰飢，薄曰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目。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此段亦論貧而樂道者，而此曰知足，曰自得，比上段

加一承自蔡中山公子牟呂曰、魏賢人曰、身在

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林曰、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

也、瞻子曰、重生、言未如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

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

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從、從魏闕也

重傷之人、無壽類矣、以下論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

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

矣、此段論下次富而好道者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

藜藿不糝、林曰、言有菜而無米也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

絃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

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

無罪、藉夫子者無禁、藉、謂陵轢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

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

推琴、謂推去所鼓之琴喟然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

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

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

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

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

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以下已變陳蔡之隘，於丘

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

舞。抗，其迄反。陸曰：奮舞之貌。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

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結道

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

潁陽，而共伯得乎共首。疏云：共伯，名和，周王之孫也。懷道抱德，食封於共。此

段論得道者反上段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

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

門，不若是而已。非不自野人，為天子。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

羞見之，因自投清泠之淵。此段及次段皆論窮而

承上湯將伐桀，因卜隨而謀。卜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

可？曰：吾不知也。湯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

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

忍垢。垢，猶辱。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

之，以讓卜隨。卜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

我為賊也。勝桀而讓，我必以我為貪也。彼，怨吾生乎

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

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桐水，在潁川。湯又讓瞽光曰：知

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乃負石而自沈於廬水。此段義具于上段，以上二取。及上段倒又始。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文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林曰：加富二等者言倍其祿也。就官一列者極其品也。血

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時文王已崩，武王伐紂之後，負其望，故笑其血誓。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林曰：不祈喜者，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言不以人之弊壞而成，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周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謂上伐君而下行賂。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謂以人所驚殺伐之行而悅眾。以要利。取天也。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

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以下與齊自言今天下闇、周德衰、

其並乎周、以塗吾身者、恐汙己不如避之以潔吾

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蓋言如飢

故郭云論語夷齊不言其死也、其守餓以終、未必餓死也、若伯夷、叔齊者、其於

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度行、獨樂其志、

不專於世、此二士之節也、此段反上段、又論不

盜跖、此篇譏趨名利事、偽巧者、此篇譏孔子下、不復揚孔子、與例不合、為非周所作者是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姓展、名獲、字季、禽、諡

子生、故古、人以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

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樞字、不通、當作樞、驅

侯反、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

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

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

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能詔能教、是若父不能詔

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

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

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

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

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奈之何哉、且跖之為人、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心、意之狀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拒人之言之狀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下云、畫舖之、之膳、是也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

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

脅、辨、冠牛、帶、蓋、儒服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唇

鼓舌、擅生是非、猾、暫以亂、同、異也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

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僂倖於封侯富貴者

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畫

舖之膳、言必殺、孔子也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季、柳、下、願、季

望履幕下、敬之、之至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孔子趨

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案

劍、瞋目、聲如乳虎、倨、傲、與、威、武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

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諸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鍾，獨陳上德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

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服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眾民，是欲規我服以利，而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乎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

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命，通名。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煬，薪也。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如禽獸也。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羣臣，禪位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陵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以下駁孔子

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搯衣淺帶，搯衣，縫掖之衣也。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乃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身蒞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蒞此，患上無以為身，逐於魯，類下無

以為人_子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
以上孔子 以下訖諸聖
 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
 慈_{謂不讓天}舜不孝_{謂不告}禹偏枯_{徒困}湯放其
下於丹朱
 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_{犯君故拘}此六子者世
 之所高也孰論之_{孰通}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
 情性_理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
 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
 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
 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

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
 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
 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_{林曰言其身之自操}
 瓢而乞者_乞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
 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沈江
 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
 自_總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
 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
 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_{以下又說情}今吾告子以人

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
 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
 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
 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
 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
 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結丘之所言、皆吾之
 所棄也、掉尾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
 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
 趨走、出門、士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

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恐之甚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
 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
 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
 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
 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料、量度也、須、通鬚幾不免虎口
 哉、此段譏學、承利字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是蓋本
者之巧偽問行及學、于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事不任則
祿等之語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是也、言計名利若而貪宜也、若
 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

言棄名、利、士之行、雖一日不滿、苟得曰、無恥者富、
 足為也、不可以下七字、義不圓、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
 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言計名利在無恥而信、見信是苟德所不取、若棄名、
 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言棄名利、則得天也、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
 曰、臧聚、又聲言、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
 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
 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
 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

之分在行之美惡

此專謂不可、以名不行、

滿苟得曰、小盜者

非行之美惡、豈

拘

桎、束縛、

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

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

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

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

拂、通、

故書曰、孰惡

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此謂可棄名、利而抱天、

子張曰、

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

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

林曰、五、紀、五、常也、六、位、三、綱也、此謂不為名利之行、

將上、下、無序、

滿苟得曰、堯殺長子

為行无序證、

指何事、

未、知其、

舜流母弟、

象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
 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
 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眼我正為利名
 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日字不通
或云且且無約以下皆非子小人殉財利君子殉名其所以變
誤或然曰曰也利君子殉名其所以變
 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
 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利反殉而天無為君
 子名從天之理非名非利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
 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

無轉而行正無成而義私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
 欲無徇而成名將棄而天證名利害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
 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
 勝子不自理或云勝子一作申子晉太子也廉之害也孔子不見
 母見檀匡子不見父見孟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
 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
 殃離其患也以上謂計名利者則離殃此段脈絡
承名利字無足問於知和曰陸曰無足寓言不知足人卒
 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

則貴之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
 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
 推推排正道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亡同時
 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言與
名就
利者自以為為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
絕俗過世也
 之分也言無主正唯以亡與俗化世去至重道棄
 至尊道以為其所為私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
 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愈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
 於體怵惕之恐欣懽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

知所以為言為疾安恐喜皆失其是以貴為天子
所而不知其所由也
 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
以下富利
 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聖人之所不
 能及使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挾乘人之知謀
 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
以十人情
 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
 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
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言天下之人知和曰
以下自非名利支
 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從人不違其度是以足而

不爭無以為已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然自爭四處欲
就避而不自以為貪不待已也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
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言從天從
不迫外論人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
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
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雍猶和非仁天下也
不以美奢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
也不以事害己論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
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言非為名譽而有其利也不害

記無足日必持其名眼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
久病長阨而不死者也謂持名徒苦之非知和曰平為福
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言物皆然也而財其甚者也今
富人耳營鐘鼓篳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
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馮氣佞溺於馮氣謂馮
凌之氣陸曰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為佞或洩於下而為溺若負重行而土也
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則溺遺
也體澤則馮氣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若
堵耳謂如牆面而立類而不知避且馮氣而不舍可謂辱

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

止、可謂憂矣、以下皆狀內心則疑、劫請之賊、外形則畏寇盜

之害、內周樓疏、林曰、疏、窓也、樓、牆上之樓也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

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

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及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

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

此、不亦惑乎、此段論名、利之害

南華經卷九終

